

家访手记

王菁玲



春节过后,我和教数学的汪老师又一次来到张朋家,进行跟踪家访。

偌大的村庄就像正月的天气,冷冷清清。一只脏兮兮的哈巴狗卧在村口的干草堆里晒太阳,见有陌生人来了,抬起脑袋,懒洋洋地瞥了我们一眼,叫都懒得叫一声,只支棱了几下耳朵。看样子,村里的年轻人又都出去打工了,只有满地鞭炮的碎屑仿佛在提醒我们,这里刚刚才过了一个热热闹闹的春节。

我们轻车熟路来到张朋家。因为事先联系过,张爸爸没出去做事,在家等着我们。张朋穿着崭新的羽绒服站在他爸爸身边,两只手插在口袋里,低着头,羞涩地微笑着。张爸爸给我们让了座,泡了茶,还客气地端来了花生、瓜子和糖果招待我们。

我和汪老师交换了一下眼神:这次咱们享受的待遇和以前大不一样了。我们仔细询问了张朋寒假里的表现,张爸爸言语有些絮叨,显然不习惯表扬孩子,但是我们还是听明白了:孩子假期表现不错,会帮奶奶洗菜做饭,串门走亲戚时也愿意喊人了,各科作业也都完成得差不多。更让我们高兴的是,张爸爸说他自己正在戒烟,酒也喝得少了,他要给儿子做个好榜样。我和汪老师连连点头,这是我们最希望听到的消息。

我们检查了一下张朋的假期作业,又随便聊了一会儿,就准备返程了。临走前,我们给了张爸爸一个建议,让他想想办法,看能不能与孩子远在贵州的妈妈取得联系,即使她不能再回到这个家,也要尽可能地参与到孩子的成长中。最起码,要不时给张朋打个电话,让孩子感受到一些母爱。毕竟,她是孩子的妈妈。

离开村庄的时候,他们父子俩坚持把我们送到村口。看着父子俩不停挥手和我们说再见,我不禁回忆起与张朋初次见面的情景。

前年秋季学期刚接手这个班级的第一节课上,我一眼就注意到了坐在角落里的张朋。他与班上其他孩子是那么不同:头发长,乱蓬蓬的;衣服旧小,不合身,且脏兮兮的;老是低着头,偶尔偷偷瞄一眼老师,脸上也是一副复杂的表情——既抗拒,又紧张,还有点满不在乎。这是一个怎样的孩子?他的身上又有怎样的故事?我很想尽快弄清楚,可是他就像一只包裹严密的粽子,用沉默做粽叶,拒绝我进一步了解他。

那节课结束后,我们进行了学业小测试。张朋的基础很差,字写得比天书还难猜。数学老师告诉我,一年级时张朋的成绩在班上前三名,但是现在落到了后三名,他们也不清楚具体的原因。

但我知道,事出肯定有因。下午放学时,我刚要走出校门,一个头发花白的大娘扯住了我的胳膊,急切地说:“王老师,王老师!我是张朋奶奶,我要跟你说个事,我孙子他妈妈是贵州的,前年丢下他跑掉了,他爸爸只知道抽烟喝酒也不管他。老师我求你对他严点,多管管他,他可怜啊!”

张朋奶奶的话,让我有点不知所措。她用无比热切的眼神盯着我,仿佛我若是不答应,她就拽着我的胳膊不撒手似的。我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只有努力地地点着头。

既然知道了这个孩子的情况,我觉得必须要做点什么。

每天一进校园,我就尽量关注这个孩子。张朋上课不爱抬头,我就多叫他读课文,即使读得不好,也努力找个优点表扬一下;我把班上写得最好看的学生调去跟他做同桌,不时提醒张朋注意写字姿势和写字质量;我还把擦黑板的任务郑重其事地交给了他。每天中午,我让他和几个字写得潦草的学生到办公室写作业,写完当面批改,一遍过不了就重写,直到合格。

一个月后,这孩子有了实实在在的转变:与同学说话了,下课也不总是闷在教室,去外面和同学玩了;作业的工整程度有所提高,但只限于在校,家庭作业还是很差。我觉得,有必要去和他父亲沟通一下。

打听到张朋家的具体位置,下午放学后,我跟数学老师一起骑车来到村庄,张朋



王菁玲老师一家合影

已经在村口等我们了。我们一起来到村东头,看见一栋独立的二层小楼,但没有粉刷装修,一块块红砖裸露着,似乎暗示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

听到我们的脚步声,一个40岁左右的男人迎了出来:乱糟糟的头发,黑黄的脸色,还有一身的烟酒味儿。我微微皱了一下眉头:这个父亲显然没有给孩子做好榜样。

我们自己找了凳子坐下来后,给张爸爸介绍了一下孩子在校的情况,希望他能配合学校和老师共同教育孩子。我的话还没说完,他就不停地吐苦水:“我每天在工地上累死累活,一个人养活孩子和老娘多么不容易;家里家外没有女人打理,不像个样子;孩子特别想他妈妈,学习退步,不听话,我也想管,可是力不从心……”

我和汪老师面面相觑,不知道这家访该怎么进行下去。我站起身,打断了他的喋喋不休,给他提了几点要求:带孩子去理发,给孩子买几件合身的衣服;每天晚上抽空给孩子检查一下作业,要求他把字写工整,并签上字;多与孩子交流、谈心,知道孩子在想什么;尽量少喝酒抽烟,给孩子做好榜样。在这个父亲的嘀咕声中,这次家访匆匆结束了。

从张朋家回来后,我对这个男孩更加关注了。我知道,孩子没错,学习退步、性格内向等主要是大人造成的,要想孩子改变,大人首先要做好榜样。

王菁玲,生前为桐城市龙眠街道灵山小学教师

写给亲爱的妈妈

胡璠

妈妈,你之前一直期望我能跟你一样把写作当成一种兴趣爱好甚至是习惯,但是我大部分的写作只限于记日记,甚至上大学之后,记日记的次数都少了很多。说实话,我不是不想写,只是每次给我框定一个主题的时候,都难以下笔。就像现在一样,我不知道在电脑前烦闷了多久才找到这种给你写信的方式来自然地开始这篇文章。其实本来对你的称呼我用的是“您”,可打出来之后,怎么看怎么别扭,后来一想,我们母女俩是多好的朋友呀,还是用“你”更好。

妈妈,还记得你生病不久之后,有一天下午你躺在床上又开始疼痛难忍,我跑来安慰你,你却埋怨我:“怎么妈妈生病之后,你还总跟以前一样在家里蹦蹦哒哒的,现在妈妈疼得难以下床活动,你还老是笑嘻嘻地跟我聊天?”当时啊,故作坚强的我顿时就泪如雨下——每次在卫生间偷偷抹眼泪、在你进房间前松开紧锁的眉头,扬起嘴角,在心情郁结,实在没有办法排解时只能跟好朋友偷偷倾诉的我,让你误会了。

那时候,你还不是太理解我,但后来你总说看到我的笑脸真好。现在也是一样,那些让我心痛的场景不想在这里再重现一遍,因为你是我的即使遭受病痛也依然可爱纯良的妈妈,我也希望每一位关心爱护你的人都能记住你最美好的样子。

你生病之后,我跟你一样一开始根本无法接受,整天盼着一切都是一场梦,期待着什么时候你会突然好起来。后来我加入了微信和QQ的肾癌病友群,每天在群里关注相似病友的治疗方案、靶向药副作用处理方法和病情进展,同时也被群里一些病患和病患家属的积极、坦然面对疾病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也关注了好几个癌症相关知识的科普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我学习到了很多癌症治疗的专业知识,也被一位癌症留美专家李治中博士所深深触动——他毅然放弃美国知名跨国药企研发负责人的职位,回国全职做儿童癌症公益,并且一直坚持在自己创办的癌症科普公众号里,用科学和数据引导大家走正确的癌症治疗道路,这也让我暗暗在心里决定,以后不管自己做的是什么职业,我也要在癌症公益事业上贡献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妈妈,在医院最后一次照顾你的这半个多月里,一天一天看着你越来越消瘦、虚弱,我的心里越来越心疼、心痛和不舍,可是现实却逼着我在自我安慰中变得坦然。

还记得那天晚上,爸爸、小姨和二姨因为前一晚太过劳累先休息了,我在床前守着你,享受着和你难得的“二人世界”。那晚疼痛没有太折磨你,但是因为呼吸不畅,你睡不安稳,我帮你翻了个身,轻轻抚着你的胸口,你突然把被子掀开,我以为你肯定又是心里燥热太难受了,没想到你迷迷糊糊向我张开手臂说:璠璠,你怎么把我照顾得这么舒服啊,抱抱。

我赶紧小心地俯下身搂着你,感受到你的双臂环绕在我背后,感受着微微起伏的胸口和轻轻的呼吸声,感受着你身上独有的妈妈的味道,我把脸轻轻贴在你瘦弱冰凉的脸,感受着之间温度的传递,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幸福极了,眼睛里热热的,心里头暖暖的。我在想:我怎么会这么好的妈妈呢?拥有如此善良、可爱、美好的妈妈,老天也嫉妒了吧。

妈妈,你肯定还记得我读了一篇缅怀周恩来的文章给你解闷吧,那篇文章里提到周总理给夫人的信件里写道:“我这一生都是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唯有你,我希望有来生。”这句话,我也想对你说。如果有来生,我希望你是我的女儿,我俩还做一对像好朋友一样的母女,或者来生我们化成根缠绕在一起的两株兰花,相互庇佑,开花时清香阵阵……

胡璠,王菁玲老师之女,东南大学在读研究生